滎陽外史集

二

滎陽外史集卷九

明 鄭真 撰

記

東園莊記

松江黄氏世有隱德至仲瑱先生以老成渾厚之資道德文章名滿㴬右在先朝以易經三領鄉薦縉紳士大夫若蜀西虞文靖公金華黄文憲公尤敬禮之值世事

[seal]

既非迄于不用聖運肇開謫居臨淮即鍾離子古城南相地一區斬茅葢堂揷竹成籬藝蔬成圃鑿荒澗以供飲犁荒畞以供食客至酒殽隨所有盡歡而罷一榻就睡不以形累也舊所蓄書數千卷日坐堂上與其子立敬討論相為師友其同鄉故家子弟在丱角者求為摯蒙亦欣受教育之其所居地舊名東園里且扁為東園莊莞爾笑曰吾其為東園公乎於是立敬致其言於真且請著記夫隱顯異途行藏殊致登廊廟者溺富貴而

不返入山林者甘貧賤而不悔夫隨時取中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賢士之所以自處也先生非仕非隱而優游從容庶幾於全節完人矣世之芻狗營營乍起仆變滅者不知其幾何哉昔西山先生蔡公元定且貽書戒其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儒先君子處世律身有如此者先生年逾七十家在大江之南而貧不忘道老不忘學去古人何遠哉國家子育斯民勞來安集咸適有居若先生者返諸吳淞與三高士神交千載殆恐東

園之勝不得專有矣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先生之謂乎真為兒時默誦先生科目之文歲月云邁華髮騣尋眇焉淮海之鄉幸得相見屈行輩為忘年交先生之待真者厚矣執筆紀事其何敢當哉覥顏泚額用以復諸先生云

東澗草堂記

臨淮鳳陽屬縣葢古鍾離子之國出縣東有古城春秋成公十五年晉士燮會吳子壽夢昭公四年楚箴宜咎

城鍾離即其地也由古城復東行里許澗水橫截而清
駛激越白石磥砢明徹可數架石梁以渡名五里橋橋
之左厥土燥剛而磅礴廣厚南望定遠諸山高下起伏
若屏幛之環几席之奠也松江夏氏士良繫名謫籍得
而樂之搆草堂以居耕田飯牛溫飽僅足暇日取古金
石遺文閱之實與世相忘者焉士良漢四皓黃公之裔
其先自吳徙華亭儒素起家以好義稱鄉里朝廷旌表
其門至士良葢四世矣勤儉自厲克振先業而折節於

名士大夫間尤以文字著述有聲時境内承平富家巨室雄豪相埒彼其峻宇雕墻被文錦繡而金玉錢貨穀粟布帛足以極耳目口體之欲粉白黛緑者爭妍取寵日與市井游酣縱風月間士良雖在親戚故舊藐若途人曾無一毫喜戚加於其心者物換事非天涯流落有過草堂者謝愧焉纍纍然依依然低首下心索莫罔措士良常笑語予曰禮義廉恥士之所以保其身也世寧有是者耶予釋之曰士君子安於義命之正無所往而

不自得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可不知所重哉士良累世詩書所守所養一歸於正謫處不異家居向在富貴不知其為富貴也今在貧賤亦不知其貧賤也視夫奢淫自縱喪敗相尋展轉頓踣卑污苟賤而不耻者彼何人斯且夫地以人而勝君子之於世不求名而名隨之況其燕游之所在人有不可忘者耶士良之居于此四方之人來者往者過而憩息焉者視東澗之水益有光矣昔者周顒之居鍾山杜甫之居成都皆以草堂名二

公之出處進退茲不復議觀士良之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如此可不愧於兩古人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士良之謂乎是為記

東軒記

鳳陽古禹會之地今天子以王業所基定為中都先朝將相大臣多奉皇居前參知政事方公卜宅舊城於其地東偏斸土樹楹植以修竹藉以蘆而茅覆之穴墻壁以成戶牖甃瓴甓以通徑隧幽花芳草雜然前列

内設几席度書史圖畫披玩諷誦朝斯夕斯於以舒憤懣而挹幽奥者焉一日公率衆客落成從容言曰大明生東天光之普照也萬水朝東地勢之下趨也天陽也地陰也陰陽之理有固然者矣且東者四方之首於四時屬春於五行屬木於五常屬仁於八卦屬震世之辨方所分位置必以東為首稱東所以受生氣也吾以東軒命名可乎真起而釋之曰此自其跡而言之耳由公之心葢無適而不可者奚以方所

位置為哉夫身有定在理無定在理存諸心心者身之主也今夫以一身之微居一室之内視之若塊然矣然而心與理融意與神會四方上下皆吾一舉目一舉足之間是非取舍惟義之從不以貧賤富貴而移也死生禍福而變也公在至正間嘗預典大藩參大政固嘗以天下安危民生休戚置諸念慮矣事去物改委質來歸甘與齊民為伍向之功名勢位曾不以挂諸口故其居是軒也心澄慮清游觀物表蓋將等古今於

須臾齊得喪於一致僅僅焉寄足區區追逐形迹而指其東西云乎哉先民有言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其所遇公其庶幾有得於聖賢之學者耶衆客聞而避之公起而觴酒數行請記諸壁上公名文敏字存誠故平章越國忠愍公次子嘗受經於陳叔夏先生博覽善記而尤精於詩云

南軒記

鳳陽府庠許生志學公敏居臨淮縣古城之東五里橋

扁其讀書之所曰南軒予嘗過焉笑而謂之曰子欲為
南軒先生乎公斂拱手謝曰志學以所居面南故云爾
若南軒先生某不能知之亦豈敢望之哉予曰士生斯
世其當以聖賢自期耶夫南軒以魏國張公子著書立
說傳之天下後世載在史冊列諸從祀誠非後學所可
擬議然其立身行己不過仁義忠孝之實故其於日用
間則宅心高明表裏洞然而勲門相閥曽不以為意入
朝請對則正容肅襟從容宻勿於廣厦細旃之上不以

人主意向而有所隨順涖官政則四典大州圖上經畧建置事功而宸音渙發嘉其弗忘葢其聞道甚早大本卓然有如此者甞與考亭朱文公東萊吕成公相與論辨往復輯成近思錄一書於是志同道合至於無所為而為一説子朱子取為名言惜乎人亡國瘁而有吾道益衰之嘆矣夫生於二百載之下去南軒若彼其逺也然想其儀型固有興起而不已者予言其所言行其所行則亦南軒而已矣公敏世家松江富厚多貲事去

物改竭來濠梁文獻老成若莆田吳先生義孚同郡黃先生仲瑱天台李先生廷鉉皆得以考德而問業焉退居軒之下默思靜念必有深造而自得者矣想夫盛夏之交天日卓午四窻洞啓清風徐來塵坌息而炎鬱蘇也顧瞻左右圖書有秩肅襟正坐悟對古人而心境湛然了無一物於此時也氣象何如哉公敏曰某未之能也願學焉書以為記

清白軒記

柳州府知事慈溪孫原哲自柳江以書抵中都臨淮謁
真曰往年令先君子求我先生講道龍山以知行體用
訓學者原哲攝衣往先生不鄙棄之程督啓迪不少倦
先生既去原哲卒業於家因得日趨於正而不失為士
者先生之教也後先生没十餘年際今聖朝以六科取
士原哲以有司敦迫入京師羣試吏部中選遂拜柳州
之命柳遠在蠻廣間珍貨所聚貿易轇轕不絕於道視
之一無動念惟是簿書期會之冗朝以竟夕而德薄材

謭深懼弗勝勉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竭力篤行以無負國家委任之意因扁所寓軒曰清白章子為記之以昭世契可乎真捧誦再三陟岵興思為之泫然因折簡以復曰原哲可謂能信所學矣夫幼學壯行後先一揆涖官臨民盍先律身清白者律身之本也清者不濁白者不汚清斯白白斯清矣獨不覩諸古人乎羊續懸魚於廷裴寬瘞鹿後圃子罕之寘玉楊震之却金簡册所載炫耀烜赫夫萬古一心持之以正守之以公而無少私

曲馬湛然若氷之在壺而渣滓不得留也皎然若月之在天而塵翳不得入也若是於古人何遠哉孫氏四明閥閱在宋時以科第顯載郡乘者相雜有諱因者以文章名天下原哲纂承厥緒當明良相逢之盛選部識鑒之明榮恩美賜從事府幕世澤之遺師承之契有沒齒勿忘馬清白之操終始不變聞望以隆而爵祿以增真雖相去萬里有若親覿面於晤語間也是為記

予向居四明與求我鄭先生王定交先生講學慈溪龍山

時過從識邑子弟孫原哲座下先生謝世予承乏淛閫得别業龍山聞人譽原哲不絶口及予來濠梁而原哲由儒入任知事柳幕以廉謹稱每樂道之今觀先生之子千之為知事著清白軒記固信其為人昔吴隱之在廣南酌貪泉而清操愈厲能知古人用力焉斯足以保其清白矣柳幕長葉蕙與予友也盍亦以是語之浚儀趙宜訥跋

虚白軒記

予往年嘗客東海鮫門島上濵波際天一瞬千里秋高氣清明月滿空若玉輪金鏡清光透澈毛髮森竦及夫玄陰閉冬烈風吹雪瓊臺銀島巍峩千疊於是時也一榻生明因謂人曰莊子引孔子所謂虛室生白者殆謂是耶或者曰此莊生寓辭爾吾夫子安得有是言哉莊生之意以為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神專所司內景不逸外塵不入靈府湛然真君瑩徹茍為不然是猶驥伏槽櫪而馳意千里矣葢道家修治之說例如此非

吾儒所謂本然所賦之正理也夫人所以生者理與氣而已理存乎心沖然其虛而無有蔽塞也潔然其白而無有汙濁也一旦聲色氣味之交耳目鼻口之欲於是虛者塞白者涅矣聖人憂之示以誠敬之要存養之功使之致謹於動靜幾微之際有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則此心體段本然全具常見其虛且白矣獨雪月時也耶予聞而題之亦已有年際今聖運肇開𢀸以鄉貢進士為中都學官以郡太守命奉詔書録黄開讀壽陽而

國子生毗陵高允昇氏以上命分教其州之子弟以虛白名其軒居請寓書求著記因以向所得於人者告之允昇氣質清修問學充實造詣之至豈予所能測識哉想夫太空無塵傲睨上下心融而意怡歌小山之叢桂挹肥水之清漣與淮南八公神交千載殆不知有人間世也豈特所謂吉祥止止也耶雖然聞之周子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而主靜而子朱子著調息箴有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此聖賢內修之學也夫虛斯白矣

然則允昇之學其求之此乎求之彼乎

無墨齋記

國家奄有方夏文治誕興科目取士具有成式有司奉行惟謹士凡一材一藝者皆得對敭顯命盛矣哉惟嚴州府淳安縣之武氏為其鄉望族字仲廉者修身慎行四十年矣迺洪武六年有司將以六科薦之天官仲廉亟往力辭其畧言曰某謭所謂無墨者也平生昧文章義理子虛啗卿之誕尤羞為之不能與筆硯同污譬猶

白圭之玷不可磨也瀝肝膽傾肺腸當見之某豈忍欺也耶有司不能屈竟免歸仲廉即淳安冬嶺之陽縛茅中平山耕田取給閒取無墨二字扁其齋居縉紳士大夫及鄉先達長者詠歌成什以真與其從弟國學生仲友氏同寓臨淮介求著記作而言曰仲廉可謂清白之士矣昔孔子嘗語仲由曰涅而不淄士君子之節人固不能涗也已若夫墨翟之悲絲揚雄之守玄意固各有在也然翟之兼愛終致無父之罪雄之寂寞不免投閣

之識往行前言審擇其可否者爾仲廉尚志聖門甘心靜退以為役役以勞神不如默爾以忘形廟堂爵祿之寵榮不如山林泉石足以棲息燕寧也故其託鄙諺以無墨稱者蓋如此噫何其貞且固哉真在元至正間就試浙闈識前鄉貢進士仲源先生蓋仲廉從兄行也以先人教授嘗與之友用父執禮見時座容有戲謂者曰唐世舉人曳白者飲以墨汁今時尚然子其勉之真敬受其言力學不怠恭逢聖運以明經首選廖分教席追

想前烈合併之盛有如一日而去墳墓遠親戚南望悔恨以為不若仲廉托無墨之愈也天其或者幸得告還當尚歷錢塘上嚴陵過仲廉所居與論先契叩以所藴其果無墨乎否耶於是乎記之仲廉名仲清號愚隱道人奉母至孝鄉黨無間言云

晩節堂記

士大夫砥名礪行恒見盛壯時至於齒髮向衰克以完節自保者幾何人哉夫知功名勢利之足慕富貴豐厚

之可羡則夫貧賤患難寂寥澹泊固有所不堪者矣有能慎終如始克享天年斯亦難乎哉四明馬懋善父年老氣蒼嘗從鄉先生胡繼善工文辭服勞藩省謀猷贊晝達宫為之器重際今聖運謫居濠梁受廛為氓斬茅蓋堂隽岐黄之學優游終老號菊齡處士而名其堂曰晚節朝斯夕斯庸以終其身云適朝廷切於用才凡以宦籍在臨濠者皆徵詣公車懋善力辭曰某老矣無能為矣衣幣食麤用以全吾節而已爵禄非吾節也遂免歸

予聞而為之喜曰懋善其知靜退之宜哉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高尚則不能卑屈肥遯則無所係滯懋善殆學於是者矣懋善世儒家先君子良可碧翠翁以孝行稱兩授㴻東宣閫薦書為溫衢學官家庭之訓手澤具存懋善服膺久矣而又為史大資家子婿大資事宋穆陵為名法從宵人執政退居滄洲十年屢以書勸其兄衛王罷相懋善益嘗視其泉石之勝而想慕其人矣盼桑榆之日晚懷

松栢之歲寒能無慨然於中也耶夫仰止高山先烈如在惟吾四明文獻冠東南諸郡丞相鄭忠定魏王端平去位歸卧東山號安晚先生人以謝安石比之忠定勲名爵位誠非後人所可擬議然名節天下大閑豈以古今貴賤言耶予與懋善俱四明人也故以鄉先達事告之非以勵懋善併以自勉焉洪武十年歲在丁巳正月既望鄉貢進士同郡鄭真記

養生堂記

於越戴氏自江左晉宋以來代為宦族在蕭山者其支裔也有名潛字起之者嘗登安陽韓先生京北杜先生之門而親炙於金華朱彥修先生彥修許文懿公門人遂性學而尤精於醫愛起之勤敏凡醫家論著悉以授之故起之迄能以醫鳴年二十餘薄遊湖海間縉紳大夫嘖嘖稱之其學大槩多祖東垣李氏云際今內附以嘗為吏例居濠梁濠梁國家興王之地五方之民星聚雲集而不習水土恒至疾起之輒與善藥以金帛酬之

者不辭貧不得錢者亦不問所居在大東門外五里橋北控淮河南望定遠諸山雲煙風雨幻化朝夕起之樂其遠静樹堂四楹覆以重茅凡神農本草蟲魚草石之類兼收並蓄扁曰養生求予記之夫人位三才之中立萬物之表五常四端其理也四肢百骸其形也日用之間飲食衣服以養其氣體聲音顔色以養其耳目舞蹈歌咏以養其血脉性情至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周旋交際之文足以盡彝倫之則明分義

之嚴其於有生之道葢無一之不備矣然或動息不時
節宣失候疾疢所攻死亡旦夕於是時也妻子且環視
而泣矣其它所有何足恃哉有醫者焉明陰陽分表裏
察色以知證因證以知脉投以藥餌砭爇之具而濟之
烹炮和劑熨烙按抑之法使夫卧者以興昏者以醒尫
羸者盛强喘息呻吟者宴安而平復然後其人始得以
順五常之道遂萬事之宜而道德性命之正皆在於我
矣斯不亦養生之明效矣乎而起之有得於此誠足以

見其名實之允稱矣雖然君子之於人亦先觀其所自養耳故養頤見於易養氣又見於孟子養之時義大矣起之所養何如哉屈子有言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虚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起之所養正在於此豈徒以藥餌為濟人利物之具哉所養既成仙風道骨恍不知其所之矣異日崑崙不死之鄉聞有衣冠而遊者非起之其誰也耶是為記

植芳堂記

松江沈復吉來居中都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鳴作堂以居問名於尊翁文舉父文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見其崇簷層砌高下中度而虛户洞開方席靜設以延廣爽而滌塵坌也左右前後芳葩幽甤丹紅雜而文章爛也淮天晴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麤穢除也因起而謂復吉曰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芳之為言薰也薰與蕕對稱而不以相入猶小人之不得以並君子耳薰蕕之莫辨也久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昔

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爲仁爲義爲君子而以惡臭爲讒爲佞爲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鶗鴂旣鳴蘭芷變而荃蕙化矣紛吾有此内美將馬佩謇吾法夫前修將焉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心抑志於上官靳尚之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深悲之乃今聖運休明羣賢彙進復吉在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香自珍乃若同於楚大夫之爲者意果安在哉噫君子之於世亦觀其所處焉爾原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純

粹原固不得而見之矣而其言一則曰苟得列乎衆芳一則曰哀衆芳之蕪穢忠國愛君之心實拳拳焉乃今沈氏一家父子之賢堂搆之重所以命名者在此葢因夫濟人利物之心豐殖其胥祚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報於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孰多乎哉且夫以天地生物爲心風霆之鼓動雨露之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物既遂紛紛總總不能以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神其用天地生物之心在

我矣心即仁也仁也即即所謂德也植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之聞豈特一堂之名哉係之以辭曰歸哉斯堂紛其植兮芎藭參苓閒芷朮兮靈厖夜吠變殊質兮和風斯扇芬其苾兮孰其擷之筐筥積兮以爚以蒸或炮炙兮七劑維良起沉痾兮咄彼二豎遠避匿兮民吾同躋仁壽域兮神聖在天同日月兮七經有春啓槖籥兮邈彼化樞生物育兮繄芳之植符爾德兮善植斯獲盍自力兮毋怠弗忘勿揠拔兮芬其難虧暢

以達兮德音孔昭用不極兮植之培之後無斁兮詞訖

復古以示其尊翁尊翁丈舉父曰懿哉斯言也幾於橘

頌矣意者先生其以古人望汝乎乃請書爲記

滎陽外史卷九

滎陽外史集卷十

明 鄭真 撰

記

易安齋記

同郡項子希昭家于錫山之陽闢一齋為講誦之所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語扁曰易安故參知政事鄱陽周公伯琦為書古篆而天台孟先生子重著之銘詩以

予有往來之契復請為記予作而言曰韙哉希昭之有得於淵明也夫淵明也蕭散夷曠何有乎車馬之榮軒冕之貴哉而使其令於下邑朝夕遑遑簿書錢穀視之不啻敝屣矣解印而去固其夙心特未有以發之爾一旦督郵人至然後五斗折腰見於聲嗟氣慨之間而去之心始得而直遂矣故其辭曰審容膝之易安所以深誌前日之倦且勞也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想其為人固有興起而不已者況即所居以命名其不聲隨影接而

意悟神領者乎且安者危之對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
然而安不易即危不難蹈者何也亦觀其心之所適何
如爾心之所適者正則雖高山深淵禍患不測固將轉
而為安心之所適者不正則雖廣廈細氊燕娛自適固
將變而為危安之與危一間爾可不愼哉希昭誦詩讀
書深探旨趣日與二兄希元希周氏侃侃相樂視功名
勢利曾不一置諸念慮其肯諂屈以取卑且辱乎居焉安焉
吾知其安之易易矣抑予又有説焉昔者曾子嘗曰靜

而后能安而孟子亦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葢皆即夫心言之欲求安者其可不求諸心乎心安則身與之俱安淵明曰容膝易安殆與曾孟相發明矣然則淵明其聖門之徒歟希昭有得於淵明則其有得於聖門之學可知矣其尚勉乎哉

隱樂齋記

漢陽熊德昭甫扁其齋居之室曰隱樂誦詩讀書自適

其適者有年矣間以訪親來鄞與予有交好之契俾執
筆為記予乃為之言曰世之隱者多矣而鮮有能樂者
德昭以隱為樂其深知隱者哉夫隱者顯之對樂者憂
之反仁人君子才足以用世志足以澤物忠君愛國存
於心勑姦折暴形於色條教法令以成經久之規忠信
仁厚以致治平之效功業傳無窮名聲垂不刊隨所意
為泰然自足此顯而樂者也若夫志在隱幽分甘肥遯
冠冕不足為其榮車馬不足為其富木石之與居麋鹿

之與遊澹然無營漠然以寧此隱而樂者也以顯為樂者達而在上行道者也以隱為樂者窮而在下守道者也窮達有命隱顯以時德昭樂在於隱而不在於顯其志趣可謂正矣且吾聞之地靈人傑古為美談故楚國有才晉人用之德昭生雲夢居漢陽器宇敦龐言論疏爽蓋楚產之最良者際今天下太平草兵偃息士之登金門上玉堂自際功名之會風嚮雲合德昭顧不能析圭儋爵以取榮耀乎乃今甘與漁樵耕稼者相望於

山水畎畒閒寥澹泊之濵自非安於義命之正其何能之昔孟子嘗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德昭其庶幾矣德昭聞之曰美哉子之言也斯所謂教我者乎遂書以為記

胥樂軒記

韓氏系出自高陽今在四明者為令族有名中字允傳者年二十餘姿貌玉雪而雅志恬然不事榮利闢一軒高明顯敞蓄古今書史圖畫以軸以卷者多至百計座

席累茵褥几格設彝鼎左右布列秩然有序允傳宴坐其中與其從弟唯傳諷誦披閱旦夕不倦客至焚香啜茗取壁上長琴作佩蘭雉朝飛等曲五音六律心融神會殆不知有塵俗事也時予忝以同里館授其家從其伯父節齋父豫齋來飲酒賦詩允傳執子弟禮侍側屬和成章歌數闋盡歡而散閒嘗扁其軒曰胥樂請予為記而未遑也洪武癸丑予掌教臨淮允傳以書來請卒為之因折簡以復曰允傳可謂得所樂者矣夫胥樂二字

多見于詩大抵紀一時燕享之盛爾以允傳自其先曾大父郡伯妙心居士以儉德植業積善餘慶以至于今非有車馬之奉幣帛之供與鐘鼓笙磬之娛也而其所以樂者葢以養氣體之和適性情之正焉耳即而觀之其非士大夫所當務者乎且胥之為言相也樂者動於中而發於外者也士生於世當四方承平宴安無虞從容耕鑿取給衣食洋洋乎詩書禮樂之域悠悠乎性命道德之天凡其日用之間事物之適有以合衆心之所

同然者將見其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至於不言而喻矣其非胥樂者乎昔者孟子論反身而樂而夫子亦謂朋來而樂夫有以得諸已必有以及諸人已樂矣人其有不樂者乎聖賢之學如是而已豈徒曰一家一人也耶予客居異鄉南望千里思昔時合并之樂有不可得天其或者幸遂言歸復得過茲軒之下問允傳所樂者何事斯有以慰予心者矣嗚乎勉之哉是為記

樂勝雲間記

樂之義大矣發乎情根乎性合乎禮義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者惟聖賢之樂不可尚已若乃觀光上國覽山河形勝仰宮闕之壯麗覩其禮樂聲明與夫風土人物之廣厚盛大心廣而體胖其樂殆有愈於鄉土所居者矣雲間朱孟聞氏家饒於貲少好讀書作詩有奇氣藝術亦精其能際今聖運徙居濠梁濠梁興龍之地中都肇建四方萬里駢集輻輳孟聞既得所止扁所居曰樂勝雲間而來謂予曰昔太史公周遊天下歷名山

大川而其文益奇吾非忘故鄉也顧吾所見聞非鄉土所有者自今而後問學將日以充知識將日以明吾誠樂焉豈不勝於在雲間者乎且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令天下一家無間南北帝鄉佳麗游焉息焉從容周旋以歲以年亦足以全吾天矣予聞而復之曰孟聞誠樂其所樂者哉夫懷土常物之大情不以窮達而異者也昔者孟聞之祖買臣年四十餘游長安待詔公車歸為會稽太守此富貴而歸故鄉者也孟聞樂不在此則其心

之所適意之所得怡然渙然融然洩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買臣以故鄉為樂孟聞以異鄉為樂亦各言其志也已雖然自樂其樂者不若與衆同其樂樂與衆同者不私其有者也有駜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胥者相也樂同於人人善斯有以及於後人矣若然者予知孟聞之居非己之所得專也予忝以鄉貢典教臨淮已及三年雖簞瓢屢空貧亦足樂而羈旅之中不能忘首丘之思嘗欲一造孟聞問其所樂者何事而

佔畢從事朝夕靡遑適今因其言而得其意如此然念其同鄉合并忘形爾汝狀松江之鱸喉華亭之鶴其果能不動心否耶於是乎記之

養拙菴記

前平江漕運萬夫長崑山丁侯仲德扁其所居之菴曰養拙屬予記之夫拙之為言樸也不琱琢以成資不粉飾以為文與世之所謂巧者對稱世之人安於浮俗狃於薄習謂為巧則喜謂為拙則愠是固莫知所以為拙

矣又安知養其拙者哉侯以養拙自名其亦得夫所養之正者乎養者順而無害之義養而無害則夫守身行己處事接物皆有以循其理而無矯逆之沮抑之者彼諂於言笑工於文辭貪於富貴急於仕宦徇名而敗節趨利而避害所以斲喪其天者夫豈有芥蒂於其間哉侯生於吳世以仁厚積業侯承源本之正廓而大之嘗過大江由淮歷汴以至燕薊復出代北過遼東汎海而歸凡世之為巧為幻為譎為詐者固已厭聞而厭見之

矣是故仁義為塗道德為輿從容舒徐與古為徒所以養其拙也中正是式法度是則踐履篤實優入閫域又所以養其拙也是豈非離人羣而立乎獨者哉昔者濂溪周先生著拙賦以為天下拙刑政徹烏乎侯真有得於周子者哉

拙存齋記

巴陵徐允吉甫年五十餘龎厚老成嘗為湘陰縣學訓導教諸生有師法縣長禮敬之或有言其嘗為吏者遂

謫居淮北依王驛以居草屋席門隘不容展步竊自嘆曰吾忝儒素曷嘗為吏哉吾不能取悅人人以至於此非拙也耶因以拙存自號而求記於予夫拙者巧之對稱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五常四端萬善以備何有巧拙之分哉大朴既散澆淫日滋於是為詭詐為便佞凡可以遂口體耳目之欲逞心肆志而本然之天斲喪矣且喜巧而惡拙人人皆然而允吉於拙何獨存之而不去也耶允吉曰吾家湘潭南紀萬里變故以來

馳驅干戈矢石之場以功名富貴稱者不可勝計矣天定勝人英雄豪傑剗削消磨而吾一綫之微苟延喘息得復見天日之盛斯亦拙存之明驗也予固信其言且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理存諸心心者身之主宰也順其理而不害巧偽之私無從而入焉是亦拙而已矣存其拙者理存斯足以保其身矣允吉其有得於是哉異日杖策南歸父老時相過從試問向之巧者何如哉拙者何如哉允吉視予一笑因書以為記

尚友齋記

署中都國學簿永嘉裴君貴和以尚友名其齋居之室要予記之夫人不可以無友也尚矣友資以成德者也貴和以尚友名齋其古聖賢之徒歟所謂古聖賢者上而周公孔子次而顏曾思孟下而周邵程朱之類是也或千萬載而遠或十載而近容貌不得接聲音不得聞也然其治統之傳道學之著見諸方册者皆得論其世焉精神之交心術之契凡道德文章禮樂刑政所以置

諸謀為施諸事業者同符而合轍焉尚友之道孰有加於此哉而今之人狃於近習安於小成於其一鄉一國以及天下固不得取而友也况望其友諸古人乎貴和前鄉貢進士日章之子好學而文居永嘉時鄉先生金公長民孔公子升屈行輩為忘年交在國學與博士趙先生本初為僚友及來鳳陽與助教貝先生廷琚嚴先生鵬飛為僚友等而上之若臺省樞府諸館閣及外郡縣有聲名聞望者皆得討論其未及而振發其已能至於

老成科第在前朝與其先君子同年者亦許為通家其於一鄉以至天下之善固無餘矣而不至於古人不止也故其日用行常以聖經賢傳為闓閾以百家諸子為藩籬孜孜矻矻幽探窮賾言有文而行有章也體之立而用之行也以是而升諸朝廷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不在茲耶先民有言曰學於古人而盡古人必盡之情其貴和之謂乎烏乎友道之喪久矣管鮑雷陳之事後世猶稱之況志於聖人之道者耶若乃挾貴挾長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至於飲食之徒臨利害反面不相識擠之而又下石者彼何人斯予于貴和之尚友不能無感焉於其請為之記而併言之

明慎齋記

上在位十有三年命舉賢良方正之士於是明郡有司以宋君廷臣應詔授鳳陽府推官賜衣帶入拜闕下對揚丕顯休命既到官默自念曰推讞古秋官之屬也刑獄民命所關非明察而慎重者不克為眇予小子其足

以稱斯任否耶於是即郡第西偏治為齋居扁曰明慎以予同鄉斯文之契俾為之記於是諾而言曰公庶幾克求之於心矣夫不以一毫自蔽其心者謂之明不以一息自怠其心者謂之慎惟明斯慎慎則無不明矣昔者聖人作易於火山旅卦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而武王之誥康叔亦曰明德慎罰至於他所論刑不曰惟明克允則曰慎因其類不曰明於刑之中則曰茲式有慎明則是非曲直無不公慎則小大輕重無敢

忽我思古人有若臯陶仲由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之流可以企及而近世若宋歐陽崇國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者亦庶幾矣廷臣學古入官鳳陽帝鄉戚里九州二十四縣獄訟之煩何啻千百廷臣盡心焉若鏡之照而無不見也若玉之執而弗克勝也可謂明且慎也已以是而往刑豈有失者哉雖然天下之事惟聖賢克盡其至中人以下過與不及有不能免者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刑獄之重或制於事勢

或扼於權力則明不能以常明慎不得而久慎必也敬以持之使無撓於中斯可矣大舜嘗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穆王作吕刑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聖人好生之德有如此者然則廷臣其以敬為主姑書以為之記廷臣家明之甬東江水上嘗學於宋參政樓宣獻諸孫子史先生内附入京預修禮書既上銓部將奏以官力辭歸養今在鳳陽未及朞歲名聲著聞縉紳君子稱為能官云

詠齋記

滄海之上黄岡之墟聞有學仙之士稱爲李長庚之流製爲瑤草王芝孤鸞雙鳳等曲率其弟子泛蓮葉舟倚空而歌時秋高月白一瞬萬里其音飄飄然凌霄漢而入太清也上下數百年間欲求而即之則邈在蓬島方壺之上矣然而餘響之傳終不至於寂然闃然也今得一人焉賈君惟敬年三十餘質修氣清幼時好吟詩自三百篇以下至及漢魏 唐宋諸大家無不闚其藩籬家

居黄岡凡山川草木鳥獸之情狀觸心注意一以詩發之嘗扁其所居曰詠齊謫居頼上亦然玆承恩宥歸於舊隱雲水杳冥之間庶幾與夫天籟地籟同其聲之著詞人韻士同其聲之發協之以五音諧之以六吕用以蕩滌其憂慮流通乎精神不亦性情之正者乎惟敬齋居坐忘俯仰上下牢籠百態陶鎔萬象其沈潛也若游魚入重淵之深其眇邈也若飛鳶翔九霄之峻至於詠而成文鏗然金石之鳴鏘然琉璜之擊纍然珠琲之貫

也叱之仙音法曲其孰多乎哉且夫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聲者樂之所由以和而德之所由以成也詩曰貊其德音其惟敬之謂乎予素不解詠者而不能忘情焉譬如候蟲將一鳴之視夫雅頌之渢渢洋洋為何如乎異日幸得歸老四明取道黃岡造齋居下傾倒奚囊與惟敬諷誦之吾知一唱三嘆有遺音矣姑書以為之記

安六齋記

臨安朱君行簡以聰明正直薦入京師授知鳳陽府六安州事賜衣冠束帶入謝闕下既到官考諸圖誌知為臯陶所封輒自念曰古所謂樹德茂乎英六其謂此也耶吾家本維揚少從宦游錢塘遂占籍焉嘗泝大江入湖湘度漢沔往返數千餘里風濤之險山崖之峻心凜焉其弗寧也至於荒榛故壘英雄豪傑之場摩挲殘碑斷碣固有不勝其慨然矣乃今出典大州坐享俸祿在畿甸之地而又為古士師建國之地即其三德九德之

説學而為政亦足以保吾身之安而允終令圖矣視夫
向之艱難跋履其孰愈哉州名六安吾以安六名其齋
居不亦可乎予聞而韙之曰此所謂慕古人而從之者
也昔宣聖孔子嘗曰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而亞聖
孟子亦曰居之安則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安之時
義大矣哉夫安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安於命
分者貧賤不足以易其心安則不撓不撓則不屈不屈
則一於義理之正以是而任司牧之寄吾見民生安堵

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涵咏太平熙熙然安於詩書禮樂之教怡怡然安於忠信淳厚之化無有冒刑犯禁背義非禮者矣齊名安六即其地而命名焉於靜義豈不精矣哉且吾聞之六者天地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陰數也主乎靜靜所以為動之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然則行簡其安於靜者歟非靜其有能安者耶予客居九年老病相尋亦頗知所自安者向預修九郡圖史知六安山川人物古蹟為詳嘗以使命

至其地憩於南塔得僬狀元遺事想其土阜民淳不能
不往來於懷也異日或得過齋居之下為君傾寫然後
去

勤有齋記

袁州分宜縣李氏唐西平王第七子嶺南節度憲之後
憲嘗居袁州没而葬於其地曰紅花仰云數百年來不
得享有世祿而以詩書克祚其澤名金字汝礪者去節
度公十餘世矣年三十餘貌充氣修而篤志於學際今盛

朝命舉文學之士有司以汝礪應詔至京師試鶯囀皇
州賦問高麗弑君詔二篇進經御覽授德陽縣主簿
未幾縣革併調淮安海州贛榆縣主簿既到官默自念
曰古所謂世臣之家非爵祿之謂也于其德焉爾眇予
小子其能紹聞衣德言以迓續前人耶夫天下之事
成於勤而廢於怠盤銘之日新周公之所其無逸聖人
所以儆戒而祇慎者如此況修德而講學者乎吾惟其
勤而已乃取韓昌黎戒其子詩中語扁齋居之室曰勤

有云汝礪以使命來鳳陽以斯文之好求記夫勤之為義大矣國而非勤則治政弛家而非勤則生產廢下至農工商賈皆然惟士為四民之首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著書立言明體適用皆在於此使不勤於用力其能有成功否耶夫學貴於成己居顏巷者為大賢下董帷者為大儒囊螢映雪夜以繼日筆耕舌耨惟日孜孜帶經而耡不為勞扣角而誦不為倦感磨鐵而翰林之詩名以成悟警枕而丞相之勲業以兆鑿匡衡之壁者以名

臣見稱鑄維翰之硯者由進士及第名哲所以載諸簡册傳之天下後世者其學果何如哉汝礪學優而仕而復即仕以為學鷄鳴而起留情案牘奉上接下無一不備退而與簡册為伍沈潛涵咏徵顯闡幽肅衣正冠聖賢如在有不可以淺近窺者矣且夫學存諸心一操縱間勤與怠分焉然則汝礪其益求之於心乎毋徒以九仞一簣而自畫也顧予不敏嘗學焉而皓首無成殆不免面墻之悔忝以科名典教臨淮與汝礪相望數百里間

異日幸得一造齋居相與激發而振厲之使汝礪與古人齊驅並駕不亦可乎哉姑書以為之記

滎陽外史集卷十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